

設計營商周助藝術家走向國際 可持續概念帶出以人為本初衷

雖然香港是一片彈丸之地，但藏着不少設計的美學，它們不經意塑造了城市的面貌，也給人帶來更舒適、便利的生活，甚至成了文化的承傳。一個優質的設計蘊藏了設計師的心思，而香港則有機構給豐富的創意與概念提供平台，從外地引入更多元的思想，同時也協助本地藝術家走向國際，通過不同的活動集思廣益，延續設計以人為本的精神。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一年一度的設計營商周 (BODW) 將於11月30日至12月5日舉行，以「願景20/21：洞悉幻變」為本年度的主題，來迎合整個世界步入「新常态」的趨勢。與過往的形式相若，設計營商周繼續匯聚來自全球不同行業和領域的設計精英、創意人士、企業家和商界領袖，通過一連串的重點會議、論壇以及大師班等，探討多個熱門的議題，包括：品牌前瞻、設計與可持續經濟、觀感體驗與科技、傳意與設計以及文化與大都會等，都會囊括於設計營商周關注和拓展的領域當中，盼各個行業的設計師和對設計感興趣的人都能一同參與，彼此交流。

創意精英任下月峰會講者

設計營商周峰會是每年參加者的焦點，今年將於12月3日到5日期間舉行，一如既往邀請到各界的創意精英擔任講者，本年度就有：Heatherwick Studio 創辦人 Thomas Heatherwick CBE (英國)、IDEO 主席 Tim Brown (美國)、藤本壯介建築師事務所總監藤本壯介 (日本)、浪尖設計集團董事長兼總羅羅成 (內地) 以及 THE FABRICK LAB 創辦人吳燕玲 (香港) 等，從不同的地區、行業、視野與思維角度出發探討設計的可能性。其中，吳燕玲將會在峰會中講述奢華物料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趨勢。「在很久之前我們已經沒有以金錢來衡量奢侈品的價值。在設計的領域中，開始以循環系統來建立其價

值、定義以及它的影響力。」吳燕玲提到要讓產品變得「可持續」需要時間來培訓人、教育整個市場和創新的思維，而當中的最大代價就是時間。

設計營商周傳媒預覽於日前舉行，吳燕玲分享到自己七年前到貴州一個少數民族村落裏展開了名為「UN/FOLD」的項目，吳燕玲在當地做了很多有關傳統工藝、紡織的資料搜集，發現那裏有很優秀的紡織品，但是往往只有不多於百分之十的技術和紡織品能夠留到下一代。吳燕玲在了解的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疑問，比如怎樣讓傳統紡織品融入現代社會，因此，她開始將貴州少數民族的精神、能夠代表中國特色的產業融入有潛力的市場當中，並給村民帶來了可持續的製作與收入。「每個人都可以從一小步開始，至少我就是這樣。」在貴州用了三年的時間，吳燕玲協助貴州的村民發現到自己的優勢和能夠持續下去的循環系統，實現了設計領域當中可持續發展的願景。「有了人和文化，那之後呢？」提到「可持續」更深入的概念，吳燕玲希望在峰會開始之前先賣個關子。



■巴基斯坦設計師獲得DFA設計獎，其作品是在卡車上刻畫失蹤兒童的圖像。

■林家兆喜歡在作品中探索人類與空間的關係，該作品獲得DFA設計獎。



■莫家琪在DFA設計獎的作品中提倡建立共融社會。

「DFA設計獎」激發創意潛能 年輕設計師作品中傳遞關愛

「DFA設計獎」同樣由香港設計中心主辦，並由「創意香港」作為主要贊助，獎項分開了幾個類別，包括：「DFA設計領袖獎」、「DFA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以及針對香港年輕設計精英的「DFA香港青年設計才俊獎」等等。「DFA設計獎」一直致力於給設計師在社會提升地位，獎項面向不同國家具影響力的設計師與其項目，同時也為特意嘉許具潛力的本地新晉人才。在充滿挑戰的一年，設計師在作品中重新連結人與自然、社會和文化的關係，同時也透過創作表達對周遭環境變遷的關注。

而本年度得獎的十六為設計師，如：傳意設計師張偉明、建築師羅晉偉、時裝設計師鄧子欣、建築設計師林家兆以及傳意設計師莫家琪等，他們分別通過服裝設計、環境設計、傳訊設計的方式，將自己的概念與想法，給城市帶來更有視覺觀感的產物和建築項目，讓觀賞者有耳目一新的觀感體驗。「這是一個發掘設計精英的平台，每年的得獎者都有機會選擇自己心儀的國家，甚至在一家自己嚮往的公司去工作，吸收經驗。」香港設計中心項目總監周詠賢認為獎項不單單針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更希望給本地年輕人在設計和個人領域能夠提升專業價值、爭取擴寬視野的機會，盼在日後帶領發展本港的創意產業。

除此以外，周詠賢關注到年輕人的設計往往會隨着社會和世界的變遷而調整，她表示有些作品的主题會與現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新冠肺炎相關，也有其他作品表達了自己對社會上弱勢社群的關愛，並以「人」作為設計的宗旨。周詠賢舉例，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設計師找來了一些卡車，上面刻畫了失蹤兒童的圖像，他希望卡車能作為一個載體幫助這些小朋友與家人能夠有一天再次相聚。「這些作品都很有意義，是很切實帶來幫助的人文項目，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周詠賢認為年輕人都會較容易感受到環境的氛圍，所以人們更願意回到最基本的生活追求以及認真思考人們的需要作為設計的基礎。



■DFA設計獎中環境設計師羅晉偉的作品。



■DFA設計獎中服裝設計師鄧子欣的作品。



■莫家琪設計有關沉悶的作品獲得DFA設計獎。



■吳燕玲分享在貴州的體驗。陳苡楠攝

■香港設計中心項目總監周詠賢。

■吳燕玲發現貴州有相當優秀的紡織作品。吳燕玲供圖



吳華勇

城裏的麻雀

又是周末，吃過晚飯，屋子熱得像火爐，外面的風好大，有點颯風來臨的感覺。想起好久沒去公園了，一家人便出去走走。在離家不遠的路邊，有一隻孤零零的小麻雀，羽毛稀疏而蓬鬆，兩隻纖細的腳在地上跳動着，彷彿在尋覓着什麼。是一隻剛長齊羽毛的小麻雀，還不怎麼會飛。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抓住它。當我走近它的時候，它還是不緊不慢地跳動着，原來它還不會飛，我伸出雙手，它竟然直接跳上了我的手掌心。

因為還要去公園，我就從路邊撿了張廣告紙，折成一個圓筒，把它放在裡面，帶着它「逛」了一回公園。一路上，兒子一次又一次拿起紙筒放在耳邊，聽小麻雀是否在裡面「嘰嘰」地叫着。他擔心小麻雀在裏面會沒有空氣，窒息而死。

回到家，兒子把小麻雀拿了出來，仔細地看著，並討論着它是從哪裏來的。我說估計是因為風大，從附近的樹上掉落的，回不到巢裏了。兒子的想法更是出乎意料：「應該是它母親為了鍛煉它，故意把它從窩裡踢下來吧！」我還真不知道動物會有這樣的做法。但是兒子講得頭頭是道。他說，現在它

媽媽一定着急了，到處找它的孩子。

是啊！人類何嘗不是如此。為了培養孩子，不惜花重金把兒子送到國外，或者參加各種各樣的培訓，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頭地，適應這競爭激烈的社會。可是孩子遠離父母，獨自在異國他鄉生活，萬一有個頭疼腦熱的，父母又顧及不了，那對父母是何等煎熬啊？可為了孩子的未來，還是得狠心點。花房裡的花經不起陽光，父母庇蔭下的孩子永遠經不起大風大浪。

看着這隻小麻雀，又讓我想起老家的情景。小時候，見到最多的鳥就是麻雀。稻穀剛成熟時，就有成群的麻雀來偷吃，農民伯伯就在田地裡插上稻草人還有花花綠綠的布條驅趕小鳥。在場院曬稻穀時，經常有成群結隊的麻雀來偷吃。那時糧食是多麼的寶貴，於是還沒上學的我每天被安排去守着曬穀場，媽媽怕我熱，還把一個裝稻穀的籬筐橫着放在另一個上面，讓我鑽進去，坐在裡面。手拿一根竹竿，一看麻雀飛來啄食，往地上一敲，麻雀全飛了。可稍一不留神，它們又飛回曬場上偷吃。麻雀的群體意識特別強，總是一群落在曬場上，小嘴不停地啄

食，神色慌張而機警。稍有點動靜，便「撲」地一聲全飛走了。有時，我會躲起來，麻雀以為沒人，便飛回來，我就一下衝出去，嚇得麻雀亂飛。就這樣反覆着，像跟麻雀在一起做遊戲，快活的一天就過去了。

我們有時還會拿個籬筐，撒些稻穀，上面再蓋個小一點的籬筐，用一根細竹棍支撐着，然後在竹棍上綁一條細繩，拉到草垛或者其他物體後躲起來，麻雀看到了稻穀，就會飛下來，經過無數次的試探之後，開始會有一兩隻麻雀進入籬筐裡啄食，而其他的都在不遠處，飛着、跳着。反覆多次之後，開始會有更多的麻雀進入籬筐，大功告成了，我們只要把繩子輕輕一拉，「啪」地一聲，進入籬筐的麻雀幾乎全部中標，偶爾會有反應迅速的落網一兩隻。要把罩在裡面的麻雀抓出來，還真是個技術活，因為上面的籬筐一打開，周圍都會有縫隙，而人的手伸進去，一次最多也只能抓住一兩隻，其他的

小鳥就會藉機逃走。所以我們就求助大人幫忙。幾個小孩用手把裡面的麻雀分別按住，然後由大人伸手進去把裏面的小鳥一隻隻地抓出來。那時我們不像有的人把麻雀吃了，而是幾個夥伴，一個分一隻，然後在它的腿上綁上繩子，讓它到處飛，又把它拉回來，就像放風箏一樣。可憐的是這些小鳥，被折磨一段時間過後，大都一命嗚呼了。現在想想，覺得小時候還真有點殘忍，但還有一點欣慰的是，那時的麻雀可是被列入「四害」的。

後來由於農藥用的多，在農村很難見到麻雀，甚至有好長一段時間幾乎絕跡。如今在城市的天空又看到了兒時可愛的玩伴，不由又懷念這些可愛的小精靈。麻雀的個頭很小，極易被我們忽略。它們有藍天大地，但

它們要求很少，只要幾滴水、幾粒草籽，或者幾條小蟲子。它們是鳥類中的平民，是「草根」，儘管它們卑微，卻活得開心坦然。

然而城市也不是麻雀們的理想家園，這裏到處都是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到處是行駛的汽車，喧嚷的人群，空氣中瀰漫着臭味。人類無休止的開發，導致生活的環境正在不斷惡化：水源和空氣被污染，樹木被砍伐、田地被開發，麻雀被迫隨着人類的進城熱潮從農村向城市遷徙，可是有一天，城市沒了它們生活的空間，它們的去處又在何方呢？

唐代詩人孟浩然有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要是有一天，我們只能從記憶中搜尋那婉轉的鳥鳴聲，那將是人類這顆以生存的地球最大的悲哀啊！

